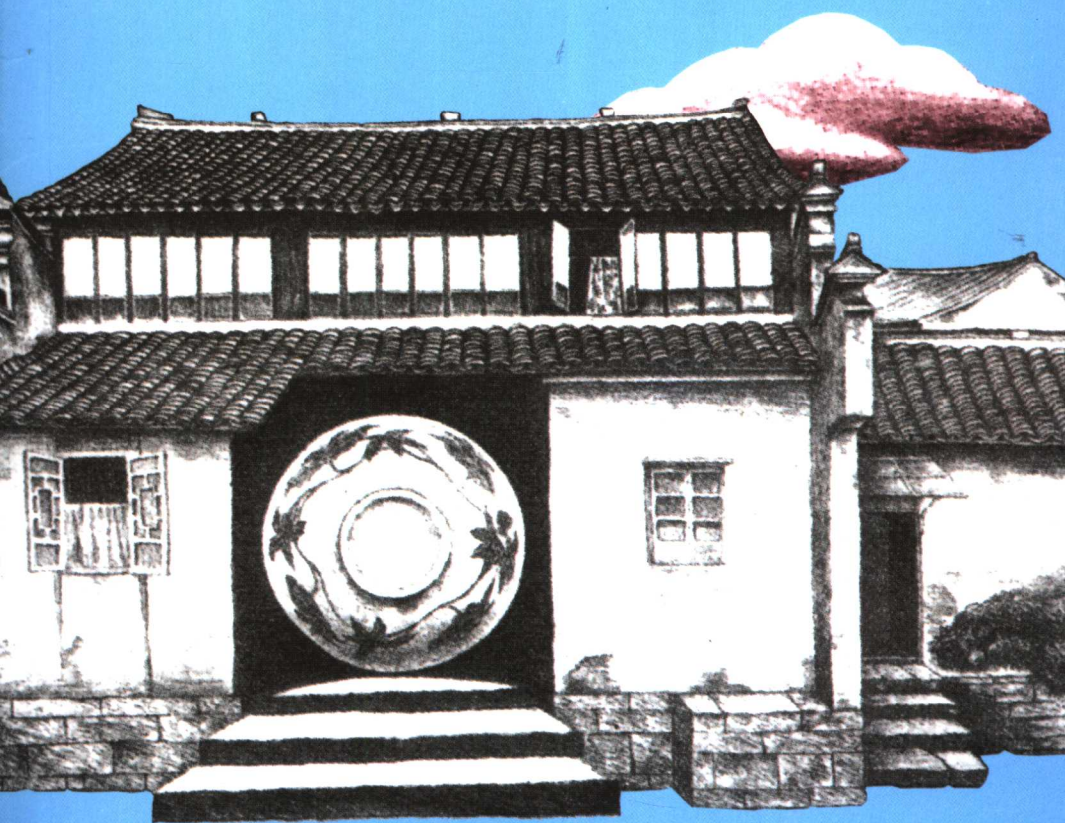


→ 《当代》书丛

我们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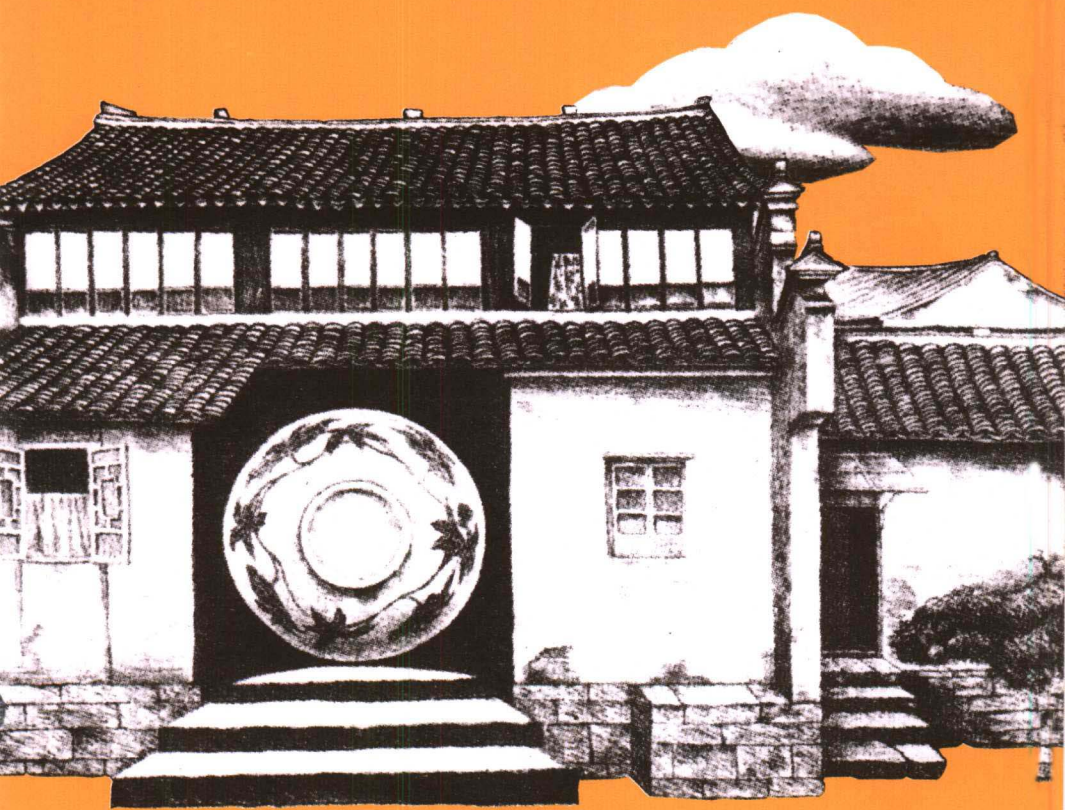
荆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们的爱情

荆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爱情/荆歌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5

(《当代》书丛)

ISBN 7-02-005029-8

I. 我… II. 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5395 号

责任编辑:孔令燕 装帧设计:康健
责任校对:常虹 责任印制:张文芳

我们的爱情

Wo Men De Ai Qing

荆歌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11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029-8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三个艺术家	1
校园外的艺术家	12
七红浮出水面	19
“面”不改“色”	34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41
冬至狗肉香	54
金玉其“表”	71
相思成疾	78
家访	93
月光光	118
蜜月期	131
娓娓动听	146
卢家村历险记	156
事故处理	169

三角倒立	181
舌战人民群众	200
交恶	211
精神污染	226
众人头上刮	239
朋友妻	251
伤心何必泪如麻	261
送别	279
沧浪之水	288
过渡的章节	302
双珠凤	308
行凶	323
永结同心	331

三个艺术家

皇甫卫星学的是中文，毕业于师专中文系。那是制造语文教师的机器。他当教师的第一课，教的是《〈东方红〉的故事》。课文说，李有源是陕北一个苦大仇深的老乡，有天早上起来，看到东边的天空太阳红彤彤，就很有些感慨，觉得这太阳就像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毛主席。于是他根据一首信天游的曲调，重新填词，变成了今天时代的最强音《东方红》。其实有关《东方红》，事实的真相不是这样的。皇甫卫星离开教师岗位后，大约是在二〇〇一年的秋天吧，省报纸副刊协会举办了一次笔会，组织大家去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学习。在延安，皇甫卫星了解到，《东方红》这首歌，原先是歌唱刘志丹的。后来刘志丹牺牲了，不知哪一天，又改为歌颂人民大救星毛泽东了。既然这样，那么《东方红》还是李有源写的么？是李有源为歌颂刘志丹而写的呢，还是李有源把歌颂刘志丹的歌改成了歌颂毛主席？在当年，也就是皇甫卫星当语文教师的第一年，第一天，他教第一堂语文课的时候，这些疑问是并不存在的。《东方红》是陕北老乡李有源填词的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课文

是这么说的,皇甫卫星也是这么教的。他面对教室里五十九双纯洁明亮的眼睛,和一双略有内斜的老眼(听课的教导主任),把课讲得声情并茂。好像他就是陕北老乡李有源似的。在这第一堂课上,皇甫卫星不仅讲得生动而充满了感情,且唱了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皇甫卫星一炮打响。他的第一堂课,不仅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还博得了教导主任的好评。学生欢迎他,一是因为他是从城里来的,脸白,看了新鲜;二是他上语文课还唱歌,显得十分轻松有趣。教导主任的评价是,皇甫老师基本功好,普通话标准,板书整洁秀气,课堂气氛调动得好,总之是为自己的教师生涯开了一个好头,如果继续好好努力,前途无量。皇甫卫星当然很高兴。但是,他有点不太明白教导主任所说的“前途无量”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成为优秀教师受到表彰,还是日后升官成为教导主任,甚至校长,甚至教育局长?

皇甫卫星到北垛中学,只上了一堂课,就确立了他优秀教师的地位。教导主任的评价,是权威性的评价,能直接影响校长的评价。事实上,校长在一次新学期全体教职员会议上,在没有经过亲自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采纳了教导主任的意见,宣称:“皇甫卫星老师的到来,将使我们北垛中学的师资队伍水平更高,实力更强,因为,皇甫老师是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校长还说,希望全校教师都能像皇甫老师一样,在业务上提高自己,充

实自己,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得先有一桶水;要使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要无愧于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称号,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甘愿做一支蜡烛,烧了自己,照亮别人;立志做一位辛勤的园丁,为祖国培养出建设美好明天的栋梁之材。

比皇甫卫星早一年到北垛中学任教的,有一位美术老师。与皇甫卫星同时到北垛中学当老师的,是一位音乐老师。美术老师是自学成材的美术老师。也就是说,美术老师华觉民并没有进过美术学院,甚至都没有经过正规的美术训练。但这一点都不影响他当好一位美术老师。一则,北垛中学在华觉民到来之前,根本就没有美术老师,甚至都没有美术课。上面一直强调,中学生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美育”里头,就包含了音乐和美术。那么没有美术课怎么办?上面来检查,学校就临时设一堂美术课,给上面看看。没有美术老师怎么办?教导主任只好亲自上。他挑灯夜战,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座雄伟的北京天安门,是从一本《黑板报报头资料》上临摹下来的。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也出于对北京天安门的崇敬,教导主任生怕画走了样,细心地打了格子。在被临摹的天安门图案上,和将要画出天安门的白纸上,分别打上了方格子。他一直画到天明,才把天安门画出来。还着了色,宫灯、红旗,还有左右两个横幅标语,都细心地涂上了红色。第二天,把这画儿在黑板上一挂,就让学生照着画,算是一堂美术课。因为美术课是新生事物,所以学生们画

得很认真。只是很少有人带颜料的。有一个聪明的学生，从书包里掏出一包新鲜杨梅，把杨梅里的汁水挤出来，当作红颜料。他挤得十指发红发紫，衣服上也搞得都是，就像一个杀人犯。但他的行为，得到了教导主任的表扬。既然教导主任这么肯定这种行为，上面来听课的人，也没什么好说的，德智体美，“美”毕竟还是排在最后的，虽然领导很肯定其重要性，但毕竟没有德智体重要。北垛中学虽然美术课连红颜料都没有，只能挤出杨梅汁来充当，但是，有美术课总比没有美术课好吧！农村学校条件差，能够因陋就简，用杨梅汁来充当红颜料，说不定还是一个创举呢，说不定还能向全县农村推广呢！

华觉民来了之后，北垛中学就算是有了正式的美术老师了。华觉民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他学的是物理，他是一个教物理的，但他自学绘画，并已达到一定的水平，正好可以人尽其才，填补学校的一项空白。华觉民最先是用碳精粉画照片走上习画之路的。他给黑白照片打上细细的九宫格，然后用碳笔，和粘着碳精粉的棉花球，在同样打着九宫格的铅画纸上，十分逼真地画出照片上的人像来。他画毛主席像，画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画朱德总司令，画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鲁迅，画郭沫若，画电影演员白杨、张瑞芳、祝希娟和孙道临。当然，他也画一些熟人，亲戚啦，朋友啦，还有，村上的人死了，要开个追悼会，需要死者的大幅照片，于是就请华觉民画照。经过一段时期的画照之后，华觉民又自学国画。他画水墨花鸟，画竹子，画明虾，后来又画葡

萄、菊花,还有雁来红。

华觉民在方圆百里之内,是很有名的一位画家。首先学生们崇拜他,觉得他能把照片上的人画得如此之像,水平超过王冕和唐伯虎。学生们回家一说,一传十,十传百,华觉民的名气就越来越大。谁家家里盖了新房子,农民家长都会委托子女邀请华老师。请他去的目的,是要让他帮助画画儿。画儿绘在新居的灶台上,有蝙蝠,有橘子,有寿桃,有云,有亭台楼阁,都是一些吉祥的图案。华觉民有一套画灶的工具,随身带着。笔啊,颜料啊,就像手枪和子弹夹一样插在腰间的皮带里。他精神境界很高,完全是义务为农民服务,从来不收任何费用,反要倒贴颜料之类。当然,每次绘灶,他都会受到最高规格的款待。鸡鸭鱼肉蛋,还有新鲜的蔬菜和农家土特产。酒自然也是少不了的。一般都是绍兴黄酒,装在热水瓶里,三瓶五瓶地拎上来,倒在大海碗里,喝得脸红脖子粗。可惜的是,华觉民不会喝酒,他只要喝几口,就会从头红到脚——谁都不信,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会红脚,但华觉民是真红。把鞋脱了,袜子脱了,就谁都相信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几口酒下去的华觉民,连脚趾头都是红的。

华觉民不仅不能胜任喝酒,而且还不会抽烟。有一次,他表示要学习抽烟了——其中原因,是因为他去农民家绘灶,人家总是以烟酒待之。他既不能酒,又不会抽烟,显然损失太大了。要知道,许多匠人,木匠啦,泥瓦匠啦,原先并不会烟酒,都是当上匠人之后才学会的。既然是白抽白喝,那不抽就是白不抽,不喝

就是白不喝了。华觉民这个业余的行当,也是一种匠人的行为,姑且称之为“画匠”吧。华觉民的第一支烟,是在厕所里开始的。厕所里一支烟,快活似神仙,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臭烘烘的厕所里抽一支烟,就闻不到臭了。那又怎会“快活似神仙”呢?排泄原本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臭,快感就打折了。现在有了烟味的掩盖,臭没了,只剩下快乐,那就是快乐百分百,当然似神仙了。但是华觉民才抽了两口,头就晕了。他蹲在坑上,晃了两晃,差点儿跌进粪坑里去。音乐老师郁磊说,这叫做“醉烟”。华觉民说:“光听说有喝醉酒的,还有醉烟?不是你编的吧?”郁磊说:“你真是孤陋寡闻,醉烟比醉酒更难受,要睡两天才能完全恢复。告诉你吧,还有醉茶的呢!要是喝浓茶醉了,得睡一个礼拜!”

因为不能抽烟喝酒,华觉民后来就把皇甫卫星和郁磊两位同事拖上。那两个人,跟着他去,就是为了帮他吃酒抽烟。华觉民蹲在灶边绘画的时候,皇甫和郁磊二位就在一边或站或坐,抽着华觉民手艺换来的烟。到了开饭的时候,这两个人,总是喝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把华觉民反衬得灰头土脸的。有的乡亲为人比较大度,对三位老师都很热情。虽然很显然画灶的只有华老师一人,其他两位,只是来看的——说得难听点,是跟着来吃来喝来抽的,但乡亲们还是一视同仁,华觉民有的待遇,皇甫和郁磊二位都有;华觉民享受不了的待遇,比方说抽烟喝酒,皇甫和郁磊二位也有。但是有的乡亲就不同了,他们见来的三个人,只有华觉民是在任劳任怨地画,蹲在新灶边上,半天都不直起腰

来，而另外两位，游手好闲，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不是站在那里叉着腰，就是坐在凳上架起二郎腿。非但不干活，而且烟抽个不停，茶喝个没完——茶喝得多，自然尿也多，这个人去了茅厕刚回来，那个人又去了，像走马灯似的。像寄生虫一样。乡亲就不惯了，心里有气了。但有气也不便发作，因为这两人是跟着华老师来的，华老师这么辛苦，画儿画得这么“鲜灵”，不看僧面看佛面，对他们就睁只眼闭只眼吧。但是到了用晚餐的时候，乡亲就做了点手脚，一只红焖猪蹄上来，好肉都夹到华老师的碗中，差一点肉，还有骨头，就夹给皇甫和郁磊二位。皇甫和郁磊因此受不了啦，觉得自尊受到了伤害，他们自问：“你就是跟着来吃的么？你的嘴真那么馋么？显然你已经是受欢迎的人，还有脸在这里吃下去喝下去么？”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因此起身要走人。华觉民自然是心领神会，觉得主人家这么做，也确实有点过分。因为人是他领来的，是他请来的。虽然烟是抽到他们肺里去的，酒是喝进他们胃里去的，但这并不是他们主动要求的，而是华觉民请他们来的。虽然抽进他们的肺里，喝进他们的胃里，但华觉民一样的受用，跟进了他的肺他的胃是差不多的。他们抽了，喝了，他的心里好受了。他觉得他付出的劳动，总算是有回报了。这更多的其实是华觉民的心理需要，从某种角度看，是皇甫和郁磊二位被华觉民利用了，他不会抽不会喝，他就利用了别人的肺和胃。现在主人家玩这一套，对皇甫和郁磊二位不恭，那就是对他华觉民的不恭。华觉民于是站起来说：“既

然他们要走了，那我也走了。”主人家急了，不是怕华觉民不高兴，而是华觉民这一走，灶上还有尚未画完的画，怎么办？主人家因此赶紧拉住皇甫卫星和郁磊，给两人每人口袋里塞进一包烟，涎着脸赔了许多不是，大家这才坐下来，添酒回灯重开宴。

这事儿给大家一个教训，那就是，白吃白喝是一件没面子的事情，无功不受禄，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皇甫卫星和郁磊二位，购置了笔墨颜料，跟着华觉民，也画起灶来了。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壁画小组，常常开赴农村学生家庭和非学生家庭，为乡亲们画灶。他们的作品，有许多至今还保留着，只是经过了长年的烟熏火燎，画面已经变得模糊。

郁磊与皇甫卫星是同一年从同一所师专毕业的，他学的是音乐，科班出身。在师专里，皇甫卫星是见过郁磊这个人的，但并不跟他打招呼，因此不能说是认识，也不能说不认识，只能说在认识与不认识之间。在皇甫卫星的印象里，这个郁磊，行为是有点儿怪异可笑的。几次皇甫卫星见到他，都见他手持一个饭盆（前往食堂途中，或正从食堂返回），边走边吼。不是唱“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就是“卖布卖布来”，有时候干脆什么都不唱，就吼“米”或“吗”。皇甫卫星知道他是音乐系的，正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练嗓。有时候皇甫卫星坐在教室里，安安静静地看着书，忽然听得窗外一声“米”，或者一声“吗”，或者就是“还有一个太阳”，探头一看，正是这个人，理着小平头，张着大嘴，呼啸而过。

到北垞中学报到的第一天,皇甫卫星见到了郁磊。原来是这个人啊!真是没想到。“你好!米米米,吗吗吗。”皇甫卫星这么跟他打招呼。郁磊一听,笑了起来,小小年纪,脸上竟有了许多皱纹。

北垞中学的前身,是一所庵堂。入夜,学生都已放学回家,教师大多是当地人,也都回家了。只留下皇甫卫星、华觉民和郁磊三个。无聊的时候,郁磊就放声高歌。他的嗓子经过专业的训练,真是非同凡响。与他呆在同一个屋子里,听他唱歌,没有麦克风,耳朵都被震得嗡嗡响。他学的是标准的美声,男高音,吐字清晰,声音高亢嘹亮,有金属的质地。据郁磊说,经过训练的声音,有时候响得能让唱歌的人自己得了脑震荡。他还建议皇甫卫星华觉民二位跟他学声乐。当皇甫卫星和华觉民都知难而退的时候,郁磊鼓励他们说,每个人都能训练出来,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声音就能变得洪亮完美。郁磊说,嗓子发紧,声音就不好,一定要放松放松再放松。小孩子发声的时候,嗓子是最放松的,所以小孩子的声音都特别响亮。还有,他说,你们试试,试着发怒,训斥别人,训训看,喂!或者说:滚!对了,你们自己听听,这时候的喉咙就是放松的,声音好不好?声音就很好!你们要训练,要体会,要像打哈欠那样把嗓子打开,然后把声音像吹气一样吹出来。

有次半夜郁磊上厕所,皇甫卫星听到动静,以为来了小偷,便大喊一声捉贼。这一声喊,把郁磊吓得半死。他镇静下来之

我们的爱情

后,对皇甫卫星说:“你的这声喊,这声‘捉贼’,喊得好,嗓子完全打开了,喉咙也不紧,非常放松,所以声音很美。你再喊一声试试!”皇甫卫星受了表扬,有点得意,于是又喊了一声。但这次郁磊说:“这下不行,又紧了!”皇甫卫星调整了一下,又喊了一声,郁磊还说不行。

夕阳西沉,郁磊唱歌解闷,他站在昏暗的光线里,虽然靠皇甫、觉民二位很近,但面目却是模糊。他的声音铿铿锵锵,震得皇甫卫星和华觉民二位耳鼓发疼。皇甫卫星不由得想,要是我能发出这么专业的声音,那该多好啊!而华觉民则觉得,屋子里没开灯,昏暗光线里的郁磊,就像是一头会发声的怪兽。郁磊一曲唱完,突然发现,窗子外头,是一些黑黑的人影。他走到窗口,那些影子忽地散了。一边散,一边发出嘻嘻的笑声。三位老师无法确定,这些黑影,究竟是他们的学生呢,还是当地的老乡。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黑影,大部分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你听她们一边溃散一边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娇柔动听。她们像是一群女妖,或者女鬼,在昏暗之中,向郁磊的歌声聚集过来。当她们被发现后,她们又烟一样散开了。

郁磊在师专音乐系,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男高音。有人说,他的声音颇像帕瓦洛蒂,而他自己,则认为他的声音条件更接近多明戈。或者说,他更愿意像多明戈。他在师专求学期间,学习成绩突出,曾代表学校赴唐山灾区慰问演出。当时,漏出风声来,说郁磊有可能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师专音乐系缺少一位声乐

教师。但是,结果,他还是离开了学校,与皇甫卫星同一天分配到了同一所乡镇中学来。个中一定有原因。据郁磊自己分析,是因为他在师专的时候,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何为不该爱的人?郁磊说,他爱上了他的同学刘佳兰,而她那时候,正在跟他们的班主任老师谈恋爱。

郁磊和华觉民,一个是音乐系的高材生,一个是自学成才的画家,他们两个,算得上是两位艺术家。皇甫卫星呢,如果光是语文课上得好,那是绝对进入不了艺术家的行列的。不过,要是就此将皇甫卫星排除在艺术家队伍之外,显然是失之草率的。原因是,皇甫卫星不仅课上得好,他同时还是一位诗人。他业余写诗,发表过作品。而且他的诗风很怪,显得非常前卫。那个发表他诗作的某刊物责任编辑,也是当时诗坛上一位颇有影响的老诗人,曾断言,皇甫卫星在诗歌创作上,是有着光明的前途的(这说法倒是和北垛中学教导主任的话如出一辙)。老诗人在给皇甫卫星的信上说,相信过不了多久,皇甫卫星就会以其独特的姿态,逐鹿中国诗坛。因此,说皇甫卫星也是一位艺术家,实在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皇甫卫星、郁磊、华觉民,这三位北垛中学的年轻教师,历史性地走到了一起。他们宿舍相邻,有着亲密的友谊。他们把他们也自己也定位于“三个艺术家”,因此在北垛中学其他教师的眼里,他们是一个三人小团体。

校园外的艺术家

这个小团体，其实还不止三个人。有一个叫蒋志冲的，是校外人士。他在镇子上的医药商店工作。他年龄与皇甫卫星他们相仿，长得长身白面，很文雅秀气的样子。一个秋天的傍晚，他走进北垛中学来，打听到了郁磊的住处。郁磊不认得他，因此很警觉地问他：“你找我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叫郁磊？”蒋志冲很柔和地笑道：“我当然知道的，中学里今年来了两个新老师，你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皇甫卫星。”他回答了郁磊的第二个问题，没有回答第一个。于是郁磊重提了第一个问题：“你找我干什么？”蒋志冲笑得更柔和了，说：“我喜欢音乐，我来交个朋友。”

这个叫蒋志冲的一加入，小团体就更热闹了。郁磊唱歌，不再是自弹自唱了。在蒋志冲加入之前，凡郁磊唱歌，都是到音乐教室，打开那架破风琴的琴盖，他自弹自唱。那架风琴，早就漏风了，踏脚板使劲踩，踩得叽嘎叽嘎响，琴键按下去的声音还是不够大。那时候郁磊自弹自唱，经常踩着踩着就火起来了，他砰地一声把琴盖盖上，决定不要伴奏了，站起来清唱了。为此皇甫卫星和华觉民都觉得不安，好像风琴不灵是他们的过错似的。